

經部

周易象辭卷十四

餘姚　黄宗炎　撰

䷮ 坎下兌上 困

木升則末大于本而顛人升則位過于德而危升而不困者鮮矣此升之後所以有困也為卦上澤下水其隄防不修澤涸水漏之象澤水掌于虞衡旱潦時其蓄洩今至于涸漏矣田野之荒蕪可知故名之為困

困故廬也愚按廬乃田間之草舍農夫春夏有事于南晦則居之曰故廬則舍已崩頹傾壞而不可棲息其所存者惟垝垣廢址草木蒼然爾田夫牧豎无可託處僅依喬木以為蔭庇其勞苦為何如哉凡人馳逐于外者必荒于内務于高遠者必迷于卑近故升于朝而忽略其田里及顛危之至而思返其故居則又破敗而莫可投足矣常人處此已為窮愁所害不能自拔惟大人當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以

初三上陰柔无德无才際此荒蕪空乏之時幽憂沉錮无能再興棟宇復闢田土以克光乎前業終于株木蒺藜葛藟而已矣株木蒺藜葛藟者何物也即困中之木故廬所存以為耕夫止息之處者也二四五有陽剛之質具濟艱之才在困而振作荒于田野則致身于朝廟蹇于鄉閭則奮迅于行旅豈區區畎畝版築足囿其終身者乎繼困者為井井田也將往于田先治其休息之廬舍于茅索綯亟其乘屋是也古

者五畮之宅二畝半在邑秋冬居之以為収藏之所二畝半在野春夏居之以為播種耕耘之次故欲耕田必先治廬一歲為菑言除去蔓草而通水道二歲為畬言築治廬舍以休息農夫草去水通復有廬舍可以棲止竢明春然後布種則三歲矣三歲曰新田之謂也知乎此而困井之畫象彖爻如示之掌不然吸吸囈語何為也哉　卦惟澤水无震巽何以困有木象爻有株木蒺藜葛藟諸象以其中藏巽也藏巽

則其為木也鬱而不舒有困之義爻之為株木為蒺藜為葛藟俱佀木而微細明其不成巽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信古申字

水澤成卦其性流行窮居隱約无有拘礙困固有亨之道也在困求亨恐為小人之窮濫或如庶民之无恒産而困无恒心皆不貞害之也故處困而不困者亨之謂處困而不求去困者貞之謂惟大人為能當之而吉也凡屬不堪之憂拂亂之為皆所以磨礱其

知識而造就其德業者也何足為我咎乎信當作申與尺蠖求信之信同大人處困其道不行當傳之空言以垂教萬世是其有言也乃其志屈而不申故也如文王羑里演易孔子反魯述六經是也　有言不信與聞言不信異聞言者言在人而我聞之我不信之也信讀如字有言者我有言而志不得信也信讀若申古人多通用後儒遂不能辨

困故廬也從□圍從木廬本田間草舍謂之故

則毁敗已盡所存者止頽垣舊址是以從囗草木翳蔚是以從木古文作[illegible]從止從木止依棲也言人止于木為託宿計也今之鮮者以木受囗為困以木見止遏不得長達為困漢義亡矣故廬二字非有師承者不能訓然得其意者鮮矣[illegible]信從人從言人之言欲其暢達不可使有屈抑不盡之處聖君好問察拜昌言立誹謗之木豎敢諫之鼓所以導之使言者无所不至故以人言為申外傳曰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人言不可不申之謂也小篆誤以為誠信之信人言欺偽寧足信耶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困之所以為困者以剛揜于柔也天德本剛人志亦剛凡有所抱負无不欲見之施行偏逢時會之乖舛屈其才而抑其學使不得略展其毫末則此剛之可貴可用者已悉揜而不見矣際斯險難未有不怨尤

憂憤窒塞而不通者也獨能樂其所樂不知有險
是險以說也則境遇雖困我之天均不受夫折封流
行通達不失其所亨非君子其孰能之然當是㫁即
守正堅固恐天下之凶咎亦將有所不免矣大人又
吉而无咎者豈不以剛可擀而剛中自若身可困而
剛中不可困也剛莫能屈中莫能移通塞之浮雲于
我何有但此理此心即不得明顯于今日惡可不彰
著于後世或有所隱晦于一時焉可使滅息于千古

居子有言于不申之日不見諸躬行而徒尚乎口乃見其窮也即後人窮愁著書之意夫立德立功立言咸足垂萬世而不朽夫子賢于堯舜孟子閑先示後惟以窮而尚口空言倖于實行也

𠓗揜蓋也覆也從冂從合謂以兩手合物也後人復加手作揜以為取物之義已屬三手而贅疣况可施于覆蓋之義乎

彖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乃陂池瀦水之地有人力以伺視焉今水反出澤下則水流去而澤就涸矣是澤无水也田畆之灌溉何資乎故有田蕪廬壞之象命之曰困君子觀之則有處困之道人生富貴貧賤得喪壽夭俱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營求百端枉已害性者固不知命委而棄之聽其自然者亦不知命君子不求僥倖不立巖牆凡吾可盡之事无所不極其至然後聽成敗于天始得謂之致命言推極其命而不與天爭也權在

天者猶如是其權在我者獨有志焉修身行已立德立言守先以待後雖困而必遂天又豈能與我抗哉遂志者身雖屈而志必申也甘枉尺不遂志也求直尋不致命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以孱弱之人居卑下之地窮愁瘻頓不能行動坐困而已株木者木經剪伐僅存根幹无復柯條蔭庇者也運際昌明草木蕃盛時當蕭索即草木亦皆彫零

故為臀困于株木之象如此荒涼之原野力无能為壅闢計反退而入于幽谷又復棄其所守之故土田之下者三歲一易尚冀有成今乃入于幽谷更何望乎三歲不覿是无可為相見之資也

朱 朱木根幹也從木從一指其中一在木下為本在木上為末在木中為朱以凡木赤心者多因借為赤色之用而木之根幹又贅作株以別之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雖坐困尚有三歲之望舍而入于幽谷益其昏昧而不明處困之道也下卦為水宜內明二剛乃水體初猶涯涘惡能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澤水之所以涸以其流而伏匿爾二水之主潛陷于下何能為濟世利物之用其可以備鬱鬯供粢盛者鮮矣士人窮約隱居至艱難于朝夕必需者如此是困于酒食也然而飯糗茹草畎畝樂道其令聞廣譽

有不期著而自彰者王者之朱紱方皇皇而來聘矣无求飽菲飲食乃士君子淡泊之素性惟鬱鬯粢盛之或闕无田不可以祭則不能不爽然有動于中也既有命服之臨賴此而修備物之典禮用之以為亨為祀利孰如之苟于此外而多求焉是窮達有異而喪其生平矣故曰征凶然二本剛中養之有日自能无咎　從來注傳解困于酒食都作饜沃苦惱象既不類理更不通夫水漏澤枯原野方有旱乾之憂何

從得此酒食之荒淫需之雲上于天雨將不求而至然猶必待于五居大君之位受九州之賦貢始得需于酒食未嘗若是其奢也二當困時位甫立乎地上時未及乎壯年輙爾狼藉盤餮昏迷麯糵有是象乎九二之剛方見揜而為困不思修德省躬以求憂患之益而乃醉飽樂憂能來在上之朱紱況享祀必謹于齋戒未聞醉飽腥聞尚堪對越夫鬼神有是理乎无理无象則吾未之敢信　朱赤黄相入而成之色

詩朱芾斯皇人君之服飾也

芾 芾蔽膝也象垂幅交帶之形上古衣裳之始取皮以蔽前後後世聖人雖采章服物之俱備不敢忘其所自始制為蔽膝以存其遺意後從糸諧犮作紱或從黹諧犮作黻而義晦矣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君子而困于酒食幾不能具簞瓢矣中无所有則喪失其意志何能取患難貧賤以為磨礪之資唯二有

中德則窮餓困乏皆為進修之福慶使其沉湎于酒肥甘于食則腐腸之禍至矣慶安在哉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

水棄澤而趨下澤成剛鹵變為磽确不可耕之地矣前有四五兩陽横亘于上卦推之不去是進无所往而困于石也後有九二一陽鯁塞于下中不為我用是退无所之而據于蒺藜也欲以不安之身行艱難之事彼亦知其必無成就乃棄其所為之業入宫而

偃仰則又喪其所偶中男配少女三上兩陰不相為應是不見其妻也安得而不凶　困爲故廬石田不可耕蒺藜不可居无能謀獲于野乃入于在邑之宫以息身而室家復盪然市井草莽无一而可　入于其宫與入于幽谷義正相類而事則不同初見株木之害耕退入幽谷思芻樵弋獵以自給者也在下故也三知石與蒺藜之妨稼歸入于其宫思商賈貿易以自全者也近上故也豈知處困之道在動心忍性

以申其志奚取于事業之紛更乎據 據杖持也從手從豦豦有鬭爭之義用手相搏杖持者勝故凡憑藉倚恃皆用之蔾 蔾草也可為杖疾蔾草實三角而有刺為人所忌疾故云疾蔾直是疾病之病加草者俗也宮 宮人所居也從宀從呂宀之中有二口圜謂牆垣判隔如堂室房奥之類小篆内從呂指貫通往來之處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據蒺蔾之上而芒刺不安以柔乘剛也柔揜剛而成

困柔更自危入宮不見妻身未死而妻去乖睽離散

不祥也夫水澤雖異合之則為一物而无間澤不畜

水有上下不合之象男女雖别同居一宮則相親附

而不離兩陰非正應无夫妻和樂之義二有慶五受

福困于前而亨于後鬼神默相之初不明三不祥困

未可量天奪之魄窮達之際有命存焉君子不謂命

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澤盈满則行疾速水既漏涸所存无幾故有來徐徐之象兌金坎車九四當上下之介故有金車之象夫拯小民之難濟賢士之窮貴于急速需緩安行駕貴人之重罷以從事是來之徐徐不亦反困于金車也乎四位大臣其行若是有媿于己溺己飢者不可同年而語矣難免于吝然而爰事已行雖稍失之遲究必有濟所以有終

徐徐安行也從彳從余余小舍也入朝則趨過庭則趨敬君父也小舍之下非君父所在安行而已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行雖徐徐而其所以來之志則欲拯在下者之困也當大臣之位德之流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雖才不足以當其位然臣民之仰以濟困者衆有樂與共事者矣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身心家國其所以困者必有致此之由不可不思所以去之五居得爲之位宜思去困者也當振作其剛健之威德有在上而爲害者則劓之有在下而爲害者則刖之淨掃蕀藜以就坦途悉伐葛藟以徹蒙蔽然而君之所快左右近習未必盡樂聞者也故欲爲所欲爲而困于赤紱之大夫不得以自主斯時而苟躁妄于一決則魯昭漢質魏髦唐文非異事也乃徐以圖之不使驚世駭俗談笑而自定唯見其困亨而

說樂隨焉方其困也水旱不時粢盛或減遠方阻化方物不貢未得極其誠敬孝饗之儀文亦既說矣神人洽和宗廟社稷始得申其虔恪也　二困在三五困在上兩象相侶兩剛同德在上者必得在下之人相助乃可以去左右之奸慝在下者必得在上之人相援乃可以出沉淪之窮戹覲二之朱紱方來是得五之援在上援人易也其征凶蓋未許其能助覲五之困于赤紱是未得二之助處下助人難也享隆而

祭殺下反享祀君反祭祀者何也士君子以儉約為常有上方之命服從兹特豐其品物大君以四海供祭臣民安樂不過修其四時之恒典　或問五為君位非用刑之人以劓刖取象則一卦之義何居若云劓刖而及于五更為必无之象其故何也曰文王居幽羑而演易周公係困五之詞正指文王之處困也當紂之殺九侯醢鄂侯而囚文王也文王自視亦同劓刖之人爾然文王小心翼翼不敢怨紂且不敢明

言其君之困已而但云左右大夫之相困至聖不死實中正之大德使然及出而為西伯得專征伐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未嘗稍踰臣職不過僅僅自守侯邦之祭祀而已蓋于處困之君實有此象非虛空臆度者

劓刖絶也從肉從刀為斷足指之刑小篆別作䠒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人君至于修刑非盛治也况于劓刖之慘其志豈可云得徐徐振飾而有和説剛得中而不猛直必申而不屈故也以之祭祀民説神歆宜受天之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葛蔓延之草層纍而生故謂之葛藟緣木而上出于木杪有侶乎可以蔭庇者人无廬舍以即安得葛藟以為覆蔽稍舒風日之酷其于困也有愈于株木蒺藜之惡矣然其不遑寧處則一也故云于臲卼倚從

不定也人當畏懼不安之時每慎重而不敢更張因自為謀慮曰動則悔至矣動雖有悔去危就安決意以行則可獲吉不然終于臲卼豈有既乎兑在上將反而向下窮則變之象也

葛 葛藟生之草可為絺綌者也從艸從曷曷有舒長之義

藟 藟草之層纍堆積者也從艸從畾

臬

兀 臬兀臲卼二字不見于篆文即是臬兀无疑臬者木橛之帶根者可施于地而不能平正兀者跛所

憑以行校于几屬則高銳而不可倚皆危而不安之物合斯兩者為一物是以木橛為跋兀其危更甚故後人俱加危字為偏旁而注釋其意者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句行也吉句

葛藟纒蔓若廬舍然雖稍可棲止未為得當也動悔有悔何以得吉以其能行也行則出于困矣初三上皆柔困之甚者初困株而入幽谷困而益深其困者也三舍蒺藜而入其宫逃困而不能者也唯上能去

葛藟而自拔行故也何以能行水澤以水濟水下則沉淪上則可興起也

☵☴ 木下水上 井

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是升而繼之困與晉而繼之明夷義相髣髴明夷而繼之家人與困而繼之井亦相近但叠傷于外者反于家困乎上者反乎下傷于朝廷者施政于家人困于治廬舍者以功于畎畒晝茅宵綯田廬既成而農事聿興矣困為

廬井為田也先王體國經野莫大于井田界畫既定每九百畝為一井中為公田環以八區授諸八家八家同井遂于公田之内掘地為畜水之井以供八家之食用旱即稍資為灌溉實因井而制井亦因井而名井也南方地薄易于及泉井小而淺且溝渠錯䙫足以滋禾苗井之為用亦差少北方地厚故有掘井九仞之深者而其徑圍之大亦足以相稱溝渠既鮮旱乾恒賴此為潤澤井之及人其功甚多其卦上水

下木木氣方萌水泉已動為井之義刳木為器縣之桔槔以出水為井之象此皆以供田事之用者也象文皆指井田而言兼及汲水之井自來傳注俱舍耕農之重務而僅舉汲取之一端亦已隘矣又且與文王周公象辭一切不合附會矯揉頗乖經旨愚按困井二卦咸有田野蕭條亂離悽惻之象易興于文王與紂之時殷之末世其毒痡使然故繼井者為革有革命之兆焉作易有憂患聖人因憂患以前民用有

由來矣或有難之者曰桔槔取水是木在水上也于象有戾應之曰彖傳云巽乎水而上水巽入也言以木入乎水之下而上之也正恐後人有疑于象而為釋明如此或又曰禾苗之資水也大矣恐一井不能救其緩急應之曰此不知古今南北之通義者也古者五穀並重用亦兼之非若今之偏重在稻稻必出之水田也黍稷菽麥種不須水旱乾之日稍得沾濡即可望有秋矣故井水亦足禦災荒西北之地至今

水田少而旱田多五穀樸陳不專尚稻也況其為井原十倍于東南乎　古者地皆畫井路在田畔即為經界孟子井上有李與道旁苦李同義道路井田汲井其地不相離而義亦兼該月令五祀冬祀行而不言井淮南子白虎通俱曰冬祀井是井即行也行者井間之道路也故曰往來井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句　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至句

古帝王之有天下原非自私自利也蓋作之君以為民必先經國制野以為本則井田所自始井田既立民有恒産樂其樂而利其利在上者道有污隆代有興廢國與天下隨之國與天下既改則邑不得不改邑雖改不易民而治也民仍藉乎食食仍出乎井也先王之溝洫疆里以授先民者其籌之至當矣因之可也改之不可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累世之耕種耔耘高曽之此疆彼界依然如故不因故國滅亡而

有所喪不因新主代興而有所得農恒為農唯其舊也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畝名雖異其實同也其同異奈何曰一代之興謹權量審法度畝里之廣隘係于尺寸之長短夏后殷周之尺寸各制所以五十七十百畝别呼其實即此井即此田即此農之子孫无有損益于其際也井田之疆界為行人之道路其往來者一井既過又為一井自此而去以至十百千萬井其地无窮其井亦无窮蓋先王制井以養萬

民即計井以封萬國比井田者即庶人之封建也其公田之内必掘汲水之井以備八家之用當鑿之寛廣洪深修之固而浚之潔雖遇旱乾長綆修綆汲之不窮始為盡道汔水涸也苟治汲井之未𦈢適逢旱乾之至无所施其繘于井中徒見繫羸其瓶縣之桔槹之上而已失其救災捍患之道不足養人而凶也聖人憂民无所不至參賛天地以左右之唯恐嗣王不知此義不修荒政所以申汔至之戒　彖辭五句

雖有五義前後一氣相貫更姓改物經天緯地之道粲然可見如傳義所言何從窺聖意乎汔王輔嗣訓危尚與水涸不遠箋曰幾也則轉展失眞矣程朱唯知箋義不顧水涸之本訓義理益不可合羸羉通即羝羊羸角之羸如曰敗也豈羝羊亦敗其角耶

井井八家一井象經畫九區公田鑿穴之形古人掘井之法以木四條構成井字之形量地淺深將十百井字之木層壘而上之謂之井韓注曰井垣也使

旁土不崩然後以甓石甃之因其在井田之中即取象于井田而為韓聖人之制度亦巧矣相傳伯益作井

汔

汔水涸也從水從气氣水涸則所存止於泥但有水之氣而无水之形

繘

繘綆也從絲從矞矞者以錐穿物言穿絲于缾則其繩為繘也小篆省絲一體作為

𦄵

籀文加兩手作

𦅸

指兩手持綆汲水之意

缾

缾罋也從缶從并缶小缾大一缾之畜可

兼幷數缶也或從瓦作缾幷指其受瓦指其質之意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缾是以凶也

木在下而水在上是以木入乎水下而使水上出也其象為汲水之井井以滋田田以種穀穀以生人轉展相養无有窮竭也改邑不改井者困井變易二五兩剛仍居中位也天下非一姓之天下則邑井非一

人之邑井唯有剛中之德者能出而當養民之任井田之制必不可廢也旱潦固天道之常汔至亦非大災未下汲綆于井是未有甦枯潤槁之功也輒繫羸其缾而不用未嘗盡人力而遽委之天災宜其凶也

苟井不屬井田則改邑不改井如何解釋无喪无得如何籠統遮過夫既云改邑是徙其邨聚遷其市廛井獨不改近或遷徙于數里遠或至于十里使婦女老穉扶服而負此水民不聊生矣古未聞有鑿井

之禁民又何憚而不改而必懷此都也无喪无得以井水不加盈縮而言春夏水溢秋冬水涸潦則水满旱則水竭聖人何苦立此不確之象哉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聖王恐井田之制尚有未備故鑿井于公田以木挽水而出之使可以濟禾苗之槁緩農夫之痛木上有水井之象也君子觀象而窮其義凡可以愛人養人何所不極知稼穡艱難野人疾苦既慰勞之又勸勉

之使�其事輔相之使濟其窮省耕補不給省斂助不足而民亦樂助公田互相輸力忘寒暑之困億矣周家自后稷以來勤于農事詩書每詳述之而于易亦三致意焉不然牽綆之勞兒童婦女俱所能任奚用君子之耶許其旁而勸相為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亦一井也頹廢不治泥淤而不可食蓋以世亂歲饑人民離散田野荒蕪而不耕耨其為井田若隨國邑

之敗壞棄而為舊井矣不稼不穡雖鳥雀田鼠亦遠去而莫顧矣是无禽之象也與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之義相為表裏如曰井韓崩頹而无禽吾未見新穴之井有鳥翔集于其內有獸躑躅于其中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窮弱小民豈能浚井及泉所處之地卑下其才其力所不逮也先王之時務農重穀禾黍盈野懼鳥獸之害稼為田獵以驅除今也人去田荒禽獸不至後王

之時舍農政而不講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初六以陰柔處最下農夫之窮困孱弱者不勝其勞瘁已有人亡田棄之象老稚轉乎溝壑者也九二剛而稍上當虐政之加饑饉之逼其喘息尚存先世所受之田亦棄而不耕矣同井之人死亡離散滿目淒涼昔日之沆沆苗黍皆變為荒煙蔓草但見田間有積水之處久无人蹟魚自生其中因而射取之苟延

朝夕其汲水之𤮊亦已敝漏而不可用雖欲為抱甕
丈人其可得乎井谷井田之最卑濕處水之所聚如
山下之谷也倘云汲水之井井已卑安得復有谷以
出水況由谷再下而射鮒耶无是理无是象也
鮒鮒魚名從魚從付附土而行溝渠皆有之莊生
云車轍鮒魚得升斗水即活者言其淺水易生指為
鯽者是也甕甕汲缾也從缶從雝雝鶵水鳥出沒
于水汲缾侶之漏漏屋穿水下也從屋省體從雨

屋下有雨漏義自明後人以刻漏之漏加水而漏下以別于屋漏亦已贅矣俗遂因之屚字反不用又屋屚與突上古穴居通明于頂有雨穿下君子每事不忘本因有屋屚之稱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一息尚存為田野之遺老何不且耕穫以養其殘生射鮒于井谷苟活甚矣上無恤農之政下无耦耕之畔誰可為與而復其先疇之恒業也哉或曰二五同

德五為中正之主得為于上二豈彫殘之若此曰五爲水主養而不窮生生盛大者二木刳為汲器生意已絶非九五所能再造者也湯武豈能輔相桀紂使爲夏商之令主乎二乃伯夷太公之流與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渫即泄字井田不治其畎澮溝洫皆滅没而不能灌濡其流水皆渫去而不循故道不可得而望歲矣民其不食矣彼有其民有其地者恬然不以為憂而乃

為我心之所惻怛田野之荒蕪經界之敗壞豈農夫之罪哉使其至于如此者實王者之故爾使王而恫恤民隱知民為邦本稼穡艱難天下人民並受其愛養之福矣王指文王紂虐已稔文王雖三分有二東土之流離饑餓不得被文王之澤者文王憫之欲錫之福而不能也如以渫為潔不特訓義臆說意味索然而心惻受福作何着落

渫 渫除去也從水從枼枼言水之滲漏如木葉之

零隕而人不覺也俗皆用泄字即渫之省文爾因俗儒誤認棄上之三十為世遂以世字加諸木上以為渫也不識渫乃木之加體指事非三十為世之謂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彼田已壞而不耕彼民已饑而不食彼昏不知我行其野見此景象而心惻然莫可或解將何術以濟之乎但求王者明乎此則斯民庶得受其福乎

六四井甃无咎

井當四位離乎下卦有出昧土之象登乎上卦有向王明之象入其疆而田野闢農夫勤于耕耨八家相聚有事于井當木落水涸之時共甃而整治之去其缺壞補其罅隙而井已重新矣食用有資旱乾有備可以无咎

甃甃井壁也從瓦從秋井既以木為垣于垣之内陶瓦以封之壁而井乃固時至于秋既為農隙正水涸木落可以治井下卦巽往木落有秋之象古禮立

秋浚井改水甃之義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歲之所以凶荒田之所以蕪穢豈土膏之獨薄與特以農政不修故爾王有志于恤民惡有易地易民者哉不過除其患害補其缺畧井雖舊修之則新矣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為坎主泉之象也古之鑿井必相度其地之泉穴

在于何處然後迎之濬及其所則泉自下而上汩汩不絶其水清潔與湊集之水不同所以謂之洌也水之有原者曰泉冬必温夏必寒當耕耘灌漑之時農夫在田其水正寒汲而為食利人甚普蓋自修井以來黎庶樂業土地開闢皆王者之德澤足以浸灌滋潤乎生民也校諸下卦之蕭條慘慼孰不思興起而歸養乎雖欲不革不可得矣

洌洌水清也從水從列古作㓝象水自下而上之形水之下流味必鹹濁水之上出味必甘清古文簡易明白小篆加水諧列是反從矣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水出地中正位北方以潤萬物王者執中用中正乎天位以養萬民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夫修井以來舊日之癈墜已戢地利之生産已殷天

則雨暘時若而民獲物阜歲豐矣井田至于秋冬為大有年其所收穫樓被原野勿用蓋藏一以見盈倉溢稟至廬舍不能容納足徵所畜之多一以見人有資生比屋充牣道不拾遺足徵風俗之美此其信于天下之實據所謂太平有象非若麒麟鳯皇景星慶雲之瑞也是為有孚而元吉如曰收為汲綆已屬臆說至于井之有幕自古及今罕聞罕見何遂以勿幕者為元吉也禮鼎有幕以防塵蠅之穢此之勿幕但

言堆積于場上未盡納于倉箱也是即後世餘糧棲于畎畝之謂

收収捕也斂也從丩纏縛之義從攴朴擊之義收斂五穀者先纏縛而後朴擊之捕獲罪人亦若是故通為收捕之用

幕幕帷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帷幔之制施于莫夜為多故從巾從莫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聖王不忍土地之荒蕪人民之愁苦吾疆吾里而修

之井甃泉洌民勤土膏財成輔相行之畢世至此而始得達之天下及乎億兆乃元吉之明王在上人人受福天不愛道地不愛寳而大有秋成也湯武之革命已基于此

下卦三爻佀沬土上卦三爻佀西方美人先王之制井田人人有恒産天下无貧民故可言一夫一婦不被其澤若已推之溝中後世井田既壞昬暗之朝其人民之爲芻狗不必言凶荒之日赤子之

就塗炭亦不必言即有愛民之君值豐熟之時其樂其利多歸于豪强兼幷孱弱農夫終歲勤勞仍有食糠覈者豈特一夫一婦哉欲為三代之治必當先復井田欲復井田必當師其意而不泥其蹟天下之所産自足供天下之用一年之收穫自足給一年之食今既无恒業遊惰者非仰地外之穀也亦養于此田也貧困者非竟能薇蕨畢生也亦貸此富室之所入也師其意但均其田八口之家準

以今田約二十畝田之磽瘠者則加以十畝磽瘠之至者則增至四十畝使可更易而迭種凡一方之田俱有是三等所謂公田亦視此三等而錯襍于私田之側八家助其耕種耔耘至收穫而納粟于公庭然後盡一歲之事不泥其蹟不必制為井形不必拘于八家九區之數孟子已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戰國之時阡陌未盡壞已須潤澤況欲泥之于又數千年之後乎是井田之

不可復不在於頑獷而在於迂儒也

困井相因田廬既壞依草附木不能居止則將流離播遷民不地著矣所以田野有无禽射鮒之慘地脉絶民心去夏殷之亡兆明王惻然于此修舊維新有德有人有土有財天與人歸湯武之興莫能禦焉

☲☱ 火下澤上 革

井田之收穫每歲而一革制度之廢興一姓而一革天下之改革視乎民民之向背視乎養善養民者焉

能家哺而戶餔之亦為之井田教之畜牧而已井田以供粢盛粢盛具則必備犧牲然後可以供祭祀可以養聖賢革之繼井其義不一而足大下澤上以火孰水將以治皮也文有牛虎豹皆取獸皮之意牛尚其堅固虎豹之革尚其文采然獸皮何以有變革之義黄牛虎豹各為一物而具一物之質性及取而成革則但資生人之用而變革其所生之質性矣二體而象原取以火革澤澤受火之煎烹而改易其氣

味如王者之陶冶斯世而移風俗也下卦三爻由漸而進初審時二正當其時三則臨事戒懼皆我往革彼之象上卦三爻四受革而改命五既變而施以禮樂上則化成天下朝廷草野悉變文章之治皆我為彼革之象夫天下時而已矣時者日往月來寒往暑來相推代而成者也日月寒暑推代不息遂生治亂遂有古今素問曰亢則害承乃制物未有窮而不變極而不反者至治之世亂萌已伏大亂之世治端亦

兆故者不得不去新者不得不來日出而照臨萬物其時已過則退入於蒼茫大澤之下何事不為塵蹟故天地革而四時成即夏命終而湯革之殷命終而武革之之事存乎其中治歴明時因天道而知人事有孚改命因人事而信天道也順天應人舍時无能為也歴四時之序春木生夏火秋金生冬水冬水復生春木惟夏秋之交火克金☲火徂暑☱金繼令獨有變革之義所以取澤火為象離南方兌正秋經此二

時雨禾咸登帝堯命羲和其授人時亦以農務為重革鼎二象其交合之際原有物以間之其義最確伯不得略革之澤上火下使无釜以間隔則澤決火滅不能成革中藏乾金金釜象也火而无薪罷于何處中藏巽木木薪象也始可以變革滋味鼎之火上木下亦自技耳于鼎乎何有惟其中隱乾兌乾兌皆金為鼎之質其物重大合兩金而成體兌為澤在於金上始有烹飪之具成熟食之功四卦循環顛倒巧合

缺一不可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夫自因井已來生民之觳頓亦已甚矣修井之補救方隅之有年何足以維新乎天下非改易其性情變化其風俗不可得而治也然而改革之事易駭衆人之耳目非施之有漸需以歲月豈能信于人心已盡也已日猶言畢世大有此革也乾坤爲之再造權量法度正朔服色代有損益惟元亨利貞之四德則貫

乎天地之始終特因其革而愈顯創始未定雖天時已至聖人不能无悔及乎人心既孚悔已亡之　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可勝殘去殺周家積德累世始開王業　萬物自有形之始以至衰老无刻不變但以漸而更改不覺其可驚畏不受其痛苦耳聖王之革天下與天地之革萬物同

䩹革獸皮象具角尾開胸腹之形治之使柔而可用者曰韋未治而生者曰革𢀳已象人口氣出形

言語已盡而氣尚未収故為止盡之義又為字句之斷絶處耳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説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水火之性迭為興廢一盛一衰如氣之有呼吸故曰相息息者心氣之出入而運于鼻水能滅火然水消

於物即蒸而成熱熱乃生火火能涸水然火之所向必先煎逼而出水是水又生于火其性常相反而氣常相通如天之寒暑人之呼吸也中少二女同居一室非相猜疑即相妒忌其志各有所向而不相得故謂之革已日乃孚者漸仁磨義歳月既久然後革而人信之也聖人心志如白日行天光明正大經東西而締晝夜其所以信之於民者豈有他哉維此文明之德而民咸説之大亨以正革當其會悔乃可亡矣

地之氣化温涼寒暑迭為改革而成四時帝王之興起有以除暴取殘而改革其天命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天受民受惟其孚東征西怨亦惟其孚此聖人之所以合于天地而再造乾坤者也其時信大矣哉

息為止之義澤乃空曠之地未可即謂之水而實水所止息處日行處下雖不可云止而實羣動宴息時男女異情各性同息一室愛戀綢繆二女同形同氣共居並息格格不相入水火本中男中女寒熱濕燥

判然相遇則相得而成既濟澤火少女中女相近而日踈必各為更變而不久仍其舊也　四時以相生為序禪繼之正道因之惟夏秋之交以相克為生則殷周之征伐所以行其權南火而入西金自夏交秋之象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與水不同水流行澤畜積流水逝波寒暑不甚改變惟停留瀦集之水夏日必寒冬日必熱革繼井而

爲卦澤乃井泉井水在冬甚温澤中有火之象也聖人教民粒食即有以火革水之事敬授人時正示民東作西成之限民非水火不生活水火非變革不可以治饔飧饔飧必本于稼穡稼穡必因乎天時治歷明時則趨事赴功无有失期故帝王之代興首重夫正朔天地之革以寒暑易姓之革以制度　澤中有火與水在火上有辨水火男女相交有異體之象故曰在上澤火二女不交无彼此之分故曰中有素問

云澤中有陽燄木華海賦云陰火潛然皆澤中有火之謂此火生於剛鹵不能暵物海水雖鹹未煮為鹽不任調和皆有待於草之意

厤歷古作厤从秝从厂秝者謂七月九月二禾之成熟也二禾登場一歲之閱歷盡矣厂蓋藏也小篆加止作歷止者七曜之經由止于二十八舍也㫺時從之從曰四時有過不及必視日之纏度以為準則之往也曰之所往指躔度也小篆加寸作時言人

有測算之法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

事莫大於變革莫重於慮始初雖離質勢將上往然而天人未孚豈容自試其執守堅固若鞏而用黄牛之革者然

鞏鞏從巩從革以帝束物也巩為執持徒手尚懼其不固束之以帝應无失墜如止言其固非是

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時之將至尤不可先老氏所謂禍始福先幾之不得未有不發而為災害者故不可有為以待時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離為日二離主日之象居位中正日將上升已日乃革之之象以文明而得說應天人交致其孚以是而征先不失諸早後不失諸遲但有吉而无咎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日行而上人行而進正逢其時會必有嘉尚夫指應

五而革澤　兵革乃軍旅之事而此言有嘉嘉禮也革命用干戈以威天下而彖傳言文明以說足徵湯武之順天應人以德不以功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處上下之交大澤相戰爭之際未審其幾而往將蹈於水火而凶既有其端而不能決擇非涸焦則濡爛是貞而厲革之為言一而再再而三无不就矣其誠信有不著者乎故云有孚二當巳日三當乃孚一辭

分為二象亦漸漸漸進之意　一重一帀為就革三重而三帀其維繫之堅固有必然莫回者

綠就就高也從京從尤尤異于凡也離日上升就於至高亦進而革之之意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當進革无可退避舍此又何所往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㫬季之時天以亂開治既踰下而歷上其悔可亡盖

其為澤也居炎上之衝易寒涼而為溫和化剛鹵而成和羮固孚之有日矣天下人民无不厭棄夫昏亂之舊俗而趨更新之德化天命不常背之者顧于彼者今改而祐祐于此矣天豈有私命乎惟視人民所歸向耳順天應人何吉如之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湯武之志无利天下之心拯民于水火不得已而除殘伐暴孚于天而天信孚於民而民信也　三代以

上民為貴作之君作之師以養斯民教斯民而已民雖衆愚而无智不能興大利弱而不强不能除大害於是有聖人出焉能人之所不能天下共愛戴之皆曰是誠我愚弱者之父母也羣然奉之加隆重焉使其居處服食有異於衆人彼所居之地原勞苦憂勤在他人所不堪何可又令其耕食織衣務其小而遺其大哉所以耕先奉以食織先奉以衣民為其易君為其難三代之子孫喜其居處服食獨異於衆人且

令之无不行禁之无不止于是竭天下之膏血疲天下之筋力以快我之居處服食專大利而歸已擁大害以與人君也者遂為生民之大患安望其能興利除害也哉强暴之篡奪以此奸邪之窺伺以此苟天而不作之君亦何至使生民如此之極乎于是又有聖人者出焉見水深火熱顛連无告起而去其殘賊四海之民皆信其志之在興大利除大害以救斯民而不在一已之居處服食也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无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以匹夫匹婦不沾堯舜之澤
若我陷溺之豈忍視天下生民皆為太甲所顛覆幸
而太甲改過苟太甲終身不改則伊尹无可柰何亦
不得已而自為之矣皆因後世賤儒視居處服食為
重視民為輕乃有湯武逆取順守之說夫湯武亦何
所取乎取其殘而已取其殘則順天應人何逆之有
彼賤儒者流不知湯武伊尹之志局于居處服食以
為取守有異于寺人妾婦否耶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陽剛中正之主順天應人膺維新之命滌濯其從前之委靡頹惰凡人心風俗无不去積習而改觀大人興起如虎之變威振風行改正朔易服色創制立法目目煥然固未待于占卜而先有孚信於天下矣猶左氏云不疑何卜也　五獨不言革者謂四已革舊變則更始革者去桀紂之暴虐變者布湯武之仁義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首出其制作可觀澤至秋而澄潔日至秋而高朗文采光華昭爍於天下而炳然也豈但以威武立功者乎即彖傳文明以說之意

丙炳本作丙從冂指天從火指事火天之陽氣也質具於木石而氣行天上者大火流行彌亘天地故借為明察之用因加火以別天干之丙而義贅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革道以成今之天下非昔之天下也前日之天地閉

塞賢人隱遯今既以棄故而就新其懷才抱德之跧晦而不顯者无不于此自露其耿光是以君子若豹之變以附比于虎其小人者說家室之安寧田廬之得所欣欣相從而向化革面者改其愁苦之狀而為喜笑之色也彖傳所謂文明以說也于此而有異志他往是圖則凶居常守正以聽天人則吉　夫道一而已矣是則是非則非无界于兩岐可否之閒者伯夷太公避紂海濱待天下之清聞西伯善養老相率

而歸之當此之時天下咸知天命之西顧有聖如伯夷反不知周德將興徒以饑寒困逼適樂土而求苟活乎如其知之始而就養終而餓死何前後不相襲也湯武之事救民水火伯夷未有不與太公同心者史遷无稽之言幾於誣聖矣二老之歸周也其人同其事同而處太公以師傅以庶老養伯夷文王不已悖乎意伯夷耄耋過于太公必徂逝于既歸之後不但不得與夫孟津牧野之會且并不得佐文王事殷

之曰也君子之出處權于是非得其是而合于道則君子之豹變矣或曰然則何以有遺逸不怨戹窮不憫者哉曰非湯武也非其君不事也

豹 豹似虎而小從豸從勺豸長脊之獸勺者以其文圜如點滴之滲溢也豹能隨霧隱形君子當亂之時跧藏如豹霧及至變革汙濁以成昌明之盛治其文釆發露亦如豹之美豔也

面 面顔前也從百首而加口于其外指其肉之方正也小篆繆開其上

作圖實不可解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非其時君子潛伏於草莽碌碌无所表見時苟至矣其德之潤身才之措事者皆縱横如意經緯成章其文蔚然而盛也小人則向風承化安居樂業以順從乎君而已惟孚之在先故能順之于後

蔚蔚從草從尉草言其茂盛尉言其平順帖服也詩薈兮蔚兮是也豹文整齊周密无或希疏錯襍之

謂 炳蔚俱從火者離為文明也火映金水光彩發

越之象

☲☴ 木下火上 鼎

火之革澤非能自革也必資乎鼎獸之去革將以就

烹也必升乎鼎帝王革命卜原相隰欲以建都也必

先定鼎故革之後為鼎也為卦上火下木木生火而

傳于薪火光上燄木質下燃生生不窮寄之于鼎

以養萬民圓以象陽三足以象三公方以象陰四足

以象四輔文饕餮以戒貪布雲雷以示及物繪夔龍
以寓變化大者謂之鼐圓掩上謂之鼒有牛羊豕魚
腊腸胃膚鮮魚鮮腊之用不同天子九飾以黃金諸
侯七以白金大夫五以銅士三以鐵其制度大小輕
重亦各有異或有銘識或无銘識細辨之為敦為彝
為登為盉為鬲為甗以供祭祀燕饗之罷其形則殊
然皆可呼之為鼎巽離連位東南長養萬物之方中
藏金澤金為鼎質澤為烹飪下文金木水火之異未

備不可以為食不食則无貪饕之象故或无咎或吉
至四可以食矣小而懼其養口體濫而懼其及小人
五上舉鼎有象則享帝養賢庶有攸當故金鉉利貞
玉鉉大吉卦之六爻初偶歧而居下為趾趾所以奠
鼎維懼其顛九二奇横偶上為當所以承鼎實而成
燕享賓以疾辟而不至九三奇居鼎中逼近離體象
雉膏之鼎實可以食矣而當上下改革之際鼎之或
行或止尚未可定何暇安食九四復以一奇進加鼎

實之上溢乎其腹沾濡于鼎外而不成禮六五偶分鼎上為耳耳以貫鉉貫鉉則鼎舉而行又非燕享之時上九奇亘鼎上為鉉鉉與鼎本不相屬祭祀燕享絶无關涉是六爻皆无列鼎而食之象聖人于富貴盈滿時不欲人之侈汰懼天命不常天禄難保定鼎即視遷鼎之鑒其垂戒於後王者豈淺鮮哉　愚按鼎彞制度其圖畫於金石之家者甚多其高大不過尺餘重不過數觔容受不過數升與禮經相校大小

懸絶固非正位凝命之器神禹平水土之後貢金九牧鑄九鼎以象九州其大小輕重在外傳者雖一時權對不可為據然度其規模要須數車九牛始挽一鼎若指此為祭祀燕饗所用又无乃大而无當乎且鼎以薦牲體原與彝斝籩豆之屬同列初未嘗親於水火若夫烹飪熟物則必資乎釜鬵是又不可以混稱者也豈聖人僅因其象之相侶名之相類概舉而約言之與未可知也

鼎元吉亨

夏后氏平九州之水土九州之牧各貢其金以一州之金鑄一鼎合而為九成湯革夏命鼎歸于殷武王革殷命鼎遷於周遂以此為受命之大寶其祭祀燕享以薦孰者自天子諸侯以及大夫士各有其鼎然必君之所賜乃可未敢有私自鑄作者即散而為羣鼎亦開國成家之重物子孫永用之世寶故曆是鼎者其人固元吉而用則亨通　亨與享本一字而通

用又借為烹字今在于鼎則三義兼舉

鼎鼎象腹耳三足形或作鼎上指罷下𣎵古析字會析木而炊之意則此已是釜屬无耳足者正宜水火烹飪之用三代鼎彝銘識多作鼎其形狀則耳腹足之精巧无不畢備以意推之古人原有通稱之道或祭享大禮則升牲於鼎日用飲食雖王公亦以陶匏竹木不必盡皆列鼎乎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

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六十四卦皆象何以獨于鼎而言象也謂制器尚象有侶乎足腹耳鉉也其卦木火相合木巽於火以為烹飪巽入也聖人而居天位昭格于天烹以享上帝大君而覲師保誠敬于人大烹以養聖賢則鼎之為象斯得其用而不虛巽入於下為足與腹離明於上為耳與鉉耳能受鉉是其聰也火能有明是其目也

惟其巽順而入始得發為耳目聰明也自革而來二柔上行進而居五乃正位凝命之君子往來得中而應乎九二之剛柔明于上明而不察何善言之不從剛巽於下巽而不訣何逆耳之不吐君臣和樂共承新命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生火火即爐木風滅火亦能熾火火復生風觀乎此知君民相養之道潛伏君民仇虐之義天命靡常

如渙冰流澌无所偏注惟君子正乎天位者視鼎雖重遷徙甚輕當使不常之命凝而聚之不使其渙散而流行始可謂之定鼎命即改命革命之命方當改革其命正揺動而未凝風火扇蕩正與富貴惑亂相侶其凝甚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夏后氏以前鼎不過為食用之器耳非定命之重寳也其歷數之所在亦惟賢是命耳未嘗必傳于子也

自神禹鑄鼎象物始為神䰠而主䰠者亦必屬子子苟无正嫡遂以庶孽承之如鼎之顛趾有動揺之象而乃以盪滌其滓垢繼體未立有移易之象而得妾子以為嗣續刖可以永保其鼎而无咎 按古鼎之制有三足俱空者牲體既升使濁滓盡歸於足否閉塞也撤饌之時須先顛倒其趾而盪去否塞之濁滓

鼎初自革上來故云顛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趾所以安鼎顛而向上亦以悖矣然初之顛趾將以有為未可云悖鼎有否塞豈可薦牲以從貴惟先出否而後達于王公之前妾本微賤因子而得從王公之貴亦猶是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陽剛得中鼎有其實可以上享我仇仇匹也謂應五宜就我而享其鼎實今我仇乃有疾而不能即我然與我剛柔相應非有他故俟其疾愈則必來就矣君

臣相得木火同功无損于吉　二雖應五然四為近君乃折足覆餗之臣有以蔽五之明鼎實自上而下二有三四之隔五豈能舍上而先取下乎膏粱之子多病病從口入故云有疾

仇　仇猶應也從人從九一唱一和自然相應黄鍾之數極于九五音十二律生焉各相和合而不紊亂與雠字不遠雠取鳥聲之應和仇取音律之應和也以有對敵之義借為寃惡之用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有實之鼎人孰不欲得而食之剛中之臣君孰不欲得而任之然去就之際事亦大矣其所往也可不慎乎我仇有疾非有他故終无所怨尤于我豈得以去就自疑乎小人貪慕祿養不知出處君子立身廉潔惟恐多所拂戾養賢之時自有此事

𡳿之往也象𡳿出地之形借為語詞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當木火之交鼎實已孰上下之際將去釜而就鼎正鼎欲舉動之時也行鼎必以耳三當腹而欲行是附耳於腹古鼎原有此制但耳在鼎口可以受鉉耳在鼎腹鉉不可通則以革貫耳挽之以舉動然而終不若鉉舉之便利故其行多窒塞未可薦享雖有雉膏之美實而不為人所食之象五為聰明之主自不至於久棄方將以為大旱之霖雨而虧損其悔尤始或有所間隅終必成君臣合禮之嘉會而吉

𡒄塞隅也從土從宷言曡土為限使室礙而不可通也借為關塞之用雉雉從隹從矢雉飛直刺不能回翔亦不能遠舉度其所越僅一矢耳城方丈曰堵三為雉亦言一矢之地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行鼎以耳貫耳以鉉此聖人制器尚象之深義存焉今改變其制度位耳于腹貫之以革失鼎之義矣

上下之間多有損益因革之不同有經更易而日

尋於善者即有經更易而失古人之義者故曰謹權量審法度蓋言慎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位至于四鼎實再三其任重矣下應初六之一陰其象為偶凡鼎之足必三分而始能立一偶兩岐未有不仆者故至於折足而傾覆其公家之餗餗鼎實也凡在其下者无不受其汙故形渥而可醜凶何待言夫臣才德寡弱引用小人僨敗國事禍被人民之象鼎實

戒貪厚禄難享君子有憂之　形刑通鼎禁也護於鼎足以防其顛禮所謂鉶羹是也鼎覆并其形亦汙澤而受禍患子産棟折榱崩之懼得此意矣初虚鼎顛趾則出否在下者責輕也四實鼎折足則覆渥居上者任重也　三非耳而云耳四非足而云足有列鼎之象有夏移於殷殷移於周之象鼎具足而行以目目靜而足安三四兩體之交各備鼎容可分可合見鼎實不可獨專宜享帝養賢為宜也

覆　覆覂也從襾從復襾謂掩葢復則反其掩葢之意漢書覂駕即覆車也

餗　餗從食從束古之大庖不使五穀牲牢沾滯釜底用葦及蒲束而煮之易于轉動則无偏爛損傷之失而其氣均後世內厨則鉤縣而煮即此意也

形　形象形也從幵從彡幵以平為義彡以文飾為義先得其平正之規模而後加以文飾則象其形容矣

渥　渥雨沾也從水從屋屋所以蔽風雨水先沾濕于此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四信初以為可任及至覆餗其所信果何如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耳目聰明得中應剛享帝養賢之主也臣民之行止聽于君鼎之行止聽于耳君之耳以納諫鼎之耳以受鉉能納諫受鉉君與鼎俱得其正矣　天子之鼎飾以黄金五象耳故專舉耳以言鼎以耳行其受鉉之處金必堅固謂以金而受上九之鉉也五象為耳

安得稱鉉用金為鉉茲鼎之重豈可舉移

鉉 鉉從金從玄玄有繩索之義以金為之如今之鋏索銅索也此小篆尋尚聲意而作不若古文鼏鉉從鼎加一以象形明白顯易也今禮猶作鼏因解為巾鼎之物與鼏相混周禮廟容大鼏七箇謂之箇者疑以竹為之如今之竹扛鉉鼏本一字鼏乃指事象形鉉則諧聲會意一經後儒飜改在易與在禮者遂判然不可復合小學之不講其誤于經術也如此

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五中位黄中色本虚象爾天子之鼎以黄金飾其耳則中乃見于實象矣享帝養賢誠敬發露所以能正位而凝命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以一奇横于鼎上鉉之象也人臣居師保之位獻可替否能進逆耳之言者也玉之為物大寒不冰遇火不變鼎玉鉉以玉飾鼎之上如後世鼎蓋之項因其

在上有鉉之義為玉鉉之象非真以玉為鉉也鉉與鼎原不聯屬鼎舉則挈鉉而上鼎奠則委鉉于旁故五之金鉉指鼎以綴鉉上之玉鉉指鉉以親鼎君臣燕享調劑合宜明良喜起大吉而无不利

玊 玉石之美而有德者外指其璞中從王言其可貴也小篆以為三玉之連貫佀乎指珮玉而言失玉之本質矣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夫烹飪之事五味得其和寒熱有其宜皆剛柔之節也以表誠敬以享帝養賢乃鼎之盛德　爻位以剛居柔五上以剛濟柔俱无偏頗所以為節

革去故日沉澤下時當莫夜凡事皆屬已往鼎取新日升木上時當平旦凡事皆屬方興鼎之火木易位為家人鼎為烹飪之器家人女貞主中饋之事兩者有相因之義大木以熟饔飱竈突之象木燃而火光炎上不欲風之播盪故云木上有火比戶之火宿于

灰燼家藏之象將有所用非風不生故云風自火出

謂風乃火之所從以出也

周易象辭卷十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蔣寬

謄錄監生臣劉天綸

周易象辭卷十五

餘姚黄宗炎撰

䷲ 震下震上 震

鼎為重器禹以後之事也主器者莫若長子為夏殷言之也坤體至静而一陽動乎其下得乾之至剛上往而不可遏雷之處乎地中乘時以奮迅禀於天而託於地也然其辭多恐懼者何也毋朱舜子固有天

下者所當慮然而不定爲主器之人如必以繼體而當帝出之位啓賢敬承固天下生靈之福以湯之聖而夭其嗣子繼以太甲顛覆典刑使无伊尹以爲之相其不爲亡桀之續也幾希矣以成王之賢私富貴而薄天倫管叔叔父也而殺之周公叔父而聖人也且疑之使无風雷之變金縢之文周公之不爲管霍也不遠矣漢惠唐高更何誅焉震爲驚遠懼邇其有憂患乎欲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不亦難乎五帝之

繼體不必皆賢夏殷之天下不能不革雖天子降為公侯子孫世用其禮樂封百里而執匕鬯數千年不絶正洊雷之義也秦漢以還其喪亡也求為庶人且不可得此疾風暴雨耳葢由創業者利天下為佚樂之資而惟恐他人或奪之百計以私其子孫殘酷以除其害已至於恐懼修省則蔑如也出爾反爾寧有既哉其卦☳一索於☷變其初畫而成☳陽伏地下其象為雷其位正東其序第一其時立春天地萬物

發生之始三畫之卦但象雷不及上下振作之事重以六畫而往來繼續之象出蓋一陽欝結重陰積累而鎮壓之其轟烈之威未見其奮發兩體連接則徹上徹下氣无不舒回雷之為文以重陰圍陽取義☳之畫卦以微陽壓於層陰為象鍾鼎雲雷之紋俱兩兩相維是回回即☳☳之意也大傳曰震起也言處於最下而直達於最上卦之六爻初四兩剛主之初蘊其全直像以彖詞四已遂其迅猛之性而出乎重

土但為天上之應聲二當初正逢其來厲之甚而有
喪五當四則初往四來其厲亦差減而无喪三蘇蘇
上索矍皆驚懼已後之餘威也雷之奮迅原以陽氣
發生萬物而作為先聲使天下含生之物皆從恐懼
修省而出君子之臨大寶所以長養萬民而其恐懼
修省則盡聚於一身也自重本卦外錯天為无妄天
下雷行萬物之真誠始達錯地為復地中有雷陽氣
初回藏於九淵錯水為屯雲雷布濩徧滿天地錯山

為頤山下有雷取象於飲食錯風為益風雷欲其遷
改錯火為噬嗑折獄貴夫明斷錯澤為隨澤中有雷
動静相須之意也此震錯八卦之大略也震一陽奮
迅重陰退避長子代父臣民聽命雷聲所聞東西南
北不過百里其氣自下而上所達亦不過與之等所
以二當雷之衝躋於九陵則可避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劈歷振物者陽氣自冬至而回潛伏地下不得轉

舒及乎仲春其氣日盛則為劈歷破重陰而出无物能禦之者此震之本體固自亨也萬物當此之際俱有勃然興起之勢劈開錮閉歷盡艱難也疾雷之作无不恐懼虩虩回環四顧之狀人當恐懼目多瞻顧慮禍患之或與視其釁隙也及乎恐懼已定既安且寧則怠惰乘之逸樂放恣矣惟不忘昔日之艱危者雖處安寧而有法度治不忘亂存不忘亡即歡欣溢於顏面徵為笑言笑而思憂言而思行故出之啞啞

然不敢放縱也雷聲達於百里公侯封地之象世嫡如此其能承宗廟主百神不喪其匕鬯者矣

震震劈歷振物者從雨從辰雷之發聲必因於雨辰為大角十二辰之始出震為八卦之始也婦人得胎謂之妊娠震長子一陽藏於二陰之下有胎養之象劈歷一起句萌蟄伏隨之而動亦有生物之義籀文作震似有主器之意他則不可盡曉

驚驚馬駭也從馬從敬馬之為物其瞳子光横視多錯亂易

於驚駭乘馬之人必莊敬自持庶免顛仆則敬乃所以處驚之道䖭䖭寏隙小蟲蠅虎也從貟古隙字謂日光注射於孔竅中從虎謂其蟲善搏蠅也蠅虎見日光射身驚顧旋轉而不已雷發必先有電人之驚雷先驚電光蠅虎懼害先驚日光故取象焉啞啞從口從亞小笑不喙喉間作聲口者笑言所自出亞者醜也以笑言為醜慎在喉間不忘恐懼可知匕匕象形以棘木為之長三尺利柄於末祭享烹牢於

鑊熟而後實於鼎將薦以匕出之升於俎上鬯鬯
從米在水中指其造時汎溢之意從匕既熟而取之
意釀秬黍為酒其氣發揚條暢能達鬱草之芬芳於
上天下地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
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
也

震固能亨震來虩虩者能動心忍性憂危慮患周詳

審視之无失則天自祐之蓋以恐而致其福也笑言啞啞者人從震恐以後得其安樂必不至於驕矜侈泰失其規度故能有則也震驚百里一陽拔於重陰破至堅極厚而奮起觸之无不糜爛近之无不崩圮遠聞而驚邇見而懼也王公之子生於深宫長於婦寺逸豫迷其天性暴戾與習俱長豈知有驚懼之事哉苟能歷於震動親於憂患出而代父之政治則可以守宗廟社稷永為祭主矣人子以奉祭祀為重祭

祀以裸鬯薦牲為重　出即帝出乎震之出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之發也出於地下應於天上一聲未止而一聲繼作故為洊雷君子觀隂陽之搏擊天地為之晦㝠人身之宴安神明為之梏桔苟非振動惕厲豈能使陷溺者復還於本然乃恐懼存於心而不敢怠惰又非徒為恐懼也訟其過而修之覺其迷而省之如洊雷之振動庶乎長惺惺矣　陽氣壓於重隂錮閉而不

可出則發為猛厲之聲无堅不破直達而上消天下之沉寒使萬物咸遂其溫和而生機悉暢君子見私欲之迷人梏亡其天性亦猶是也茍非猛厲自振彼頹惰之積習何時而頓廓乎一日克已天下歸仁惟大勇能之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一陽動乎下乾之氣乾之體長子代父而出治成卦之主也故以卦辭歸之初能震恐後必懽悅敬承之

賢者也終保乜咎而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敬於始者必无敗於終可因而知其後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之所以奮迅而不可抑遏者以一陽伏於重陰之下必震動而興起二當其興起之衝切近於驚恐故遇震初之來而危厲也及乎驚懼已過而當平居晏安之日則其心之所喪失者不在於震動而又在於

嗜好矣億安樂也喪如玩物喪志之喪貝指人所寶愛者而言不必專為財貨即祿位功名凡外境外物之可以移人心志者皆是震來則厲乃躋趨之動心安億之喪心於貨貝乃閒暇之般樂怠敖似乎恒過而不能改夫雷之發自九淵而躋於九陵其勢殺矣來固奮迅急速非人所能禦其去也聲沉氣滅又豈人之所能逐乎八月收聲至明年二月又發七日為期則得也與復彖七日來復義同得即復也人之震

㒰憶喪俱非真性氣一動志志一動氣非安靜寧謐烏能有所存養非存養之至烏能隨事省察而不失其要發舒之盡終必歸藏不遠之復平旦之氣是也

億 億安也從人從意意滿也十萬之稱當用意胸臆之稱當用臆共億之稱當用億今俱混用億且從人從意不成字矣意者滿也人心滿足則安之義

貝 貝海中介蟲也象形古者貨貝寶龜貝為民間通行之物至秦廢貝行錢小篆作貝多二須象其通息歛

食之處躋躋登也從足從齊足自下升上與高者齊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震禀乾之一索得其剛健之氣於初勢必奮迅而上達地雖堅厚豈能閉之二乃獨乘其上來則必厲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至三之位雷已出於重隂之下其氣其聲俱舒散遲緩與始發者稍異故曰蘇蘇蘇復生也雷聲絶於地

下復生於天上也斯時之震既巳興於來雁經動心忍性之後而又非猛烈震迅之乘其動而行也視之洞徹无有遮蔽非若電光之眩目也故无眚

蘇蘇從草從穌東南之地水草蕃茂宜禾稼多魚龍猶謗云魚米之鄉也西北之榖麥黍其豆牛羊其人堅强東南之榖稻其豆魚其人踈弱故有舒散緩遲之意然但用穌字足矣穌把取秧若也秧本榖種之始芽者把而取之别布田中始能滋長所以有更

生之義非水不活性似乎魚故從魚震雷發聲農事
伊始三當地上布種之時其象如此加草作蘇乃藥
名之蘇荏也緣世俗不知有穌字俱混作蘇爾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爻位不稱志有餘而才不足舒徐而少果斷以其震
體乘之而行乃得无眚如非震時則不能
九四震遂泥
四處洊雷之體地下之雷已出天上之雷方應益震

之遯乎泥者也遯衝而出也泥地上之土也不曰出地而曰遯泥者謂游雷非雷出地也所以别乎初也初含藏藴蓄其發也神全而氣厚天下之勾萌伏蟄无不藉之而並起四乃發洩之餘摩盪之後其神散其氣漓即震驚恐懼亦於此而減矣焉得剛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雷之將作必有電當其先震之遯乎泥也亦可云光但此光之過不能辨物不能燭幽非如日與火之可

以久照貞明者故云未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初之震往四震復來五常居于危厲生于憂患者也能與憂患相習當逸樂而戒慎始能履變動而不驚夷險一致動静无違不特晏安而心志无所喪失且能施之經綸措諸事業益繼體之君又知創業艱難者也與二之嘗試于震驚者異矣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長子代父多有深宫豢養之禍五之震驚往來不一乃習于危厲而行者也操威福而不至過剛守䖍業而不至過柔其事皆處之得中必无喪失之道自可久爲祭主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洊雷之聲繩繩不絶震索索之象也人有恐懼兩目必張瞻顧不定視矍矍之象也雷至于上動已極而氣已

衰將息而止如欲更有所往是征而凶也震初最剛二
乘之為危厲驚恐之甚者至三非其衝則蘇蘇矣四之
繼作其猛烈已殺五當之而无喪及乎上則危厲驚恐
又非三比益其震不於我躬之親受而僅震於其鄰但
能敬慎自守則无咎矣震為長子有承前起後之責繼
嗣亦其大者也上居卦終子又將為父則婚媾不可以
不議夏殷之衰俱以女禍言之不祥也言即議之意雷
至是而收聲霜降近婚媾之時　婚媾者和說之至有

言即笑言啞啞也敬慎恐懼之終必成和說笑言之福

索索巨繩也從木指麻之意從系象交股之形借

為搜索蕭索用矍矍從瞿從又鷹隼視物詳審而

後搏之為瞿人手為又以鷙鳥而被執其兩目之急

遽瞻顧不定可以會意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雷有索索之餘威在上則為驚遠中无所主不能靜

鎮但知恐懼而无所得然畏鄰之震而能自戒備雖

凶亦可无咎

虩虩雷未出地雷先至也啞啞雷启於重土艱難而振拔也蘇蘇雷震物空中動揺也索索雷已上達餘聲不盡也矍矍雷聲已絶聞者猶自耳鳴目眩也俱用重文者洊雷之義也

☶☶ 艮下艮上 艮

人當動時志氣飛越每一往而不返孰肯卻退而顧其後者哉所以發洩者无餘藴長驅者多覆敗物之

可以終動者鮮矣雷之起也能及乎丘陵而不能過乎五岳登泰華之絶頂見雷電皆出其下蓋山者非丘陵之象泰華之象也雷藏地底其深不過如山高之數其發亦不過如所藏之數故雷之轉體為山極動如雷至蓋山則亦止矣是山所以繼雷而止所以次動也其卦☰三索於☶變坤之終畫而成☶其位東北其象為山其德為止陽性上往不安於下進極於上往无所之不得不止坤為柔土柔土者耕種耔

耘之土偶象也艮為剛土剛土者沙石之土奇象也以一奇加兩偶則為☶以沙石堆積於重土之面則為山山卦畫文字宛然一體山非塊土也其中虛故能蒸雲吐霧出納陰陽之氣化三畫之卦僅可言山无重立疊峙逼塞不通之氣亦无不獲不見收斂歸根之道重以六畫則兩山壁立行不可通目無所覩止而又止矣人身之不止皆緣於目其在我之元神從此而洩在外之感應自此而名顏淵問仁以勿視

為首亦艮之旨也外不見物其心不放不見可欲其心不亂目先收攝物不交物斷絶往來出入之路自然藴藏蓄積於内以為生生之大用所謂成終成始者此也佛氏有止觀之教先去喘次去風宁心奠端心息相依以作用工之法有慧定之旨截斷意識始得真見真聞後世多以止定二字與艮義相同遂指此為艮背之學不知性本空心本无其止其定乃是意識不起耳目口鼻自能視聽食息何須藏府為之

主持意識既斷當體全空寂滅現前焉得有思淺學襲其不起意識之説認為正心之秘訣使艮限危心而不覺道家者流亦竊艮背以為坐功數息作觀行之既久神從頂出初見其背當我面前不能與身相離加功无間其神漸漸能與身遠可見其面或遊行倏忽或飛颺高舉或旬日不返棄此已壞之故宅如敝屣所以有尸解蛇蟬之喻異學託名艮背者甚多但髣髴不獲不見以為依據士人苟不肆力於時止

時行之正道則可惑志而亂思者不鮮矣爻以人身取象趾腓有左右初二兩偶象之限為腰正當家人脥之帶也三以奇當上下之交故象之四之身象傳特指為躬吕骨纍纍亦偶象頰旁有兩輔五之偶象之上奇象人首敦厚而高起皆從人後視而命名總之為背象也自錯本卦外錯天為遯陽止則陰動止則消動則長也錯地為謙山雖廣大在地之中一微塵也錯雷為小過東北之交相過无多也錯水為蹇

以山塞水拂山水之性也錯木為漸土厚者生育蕃茂也錯火為旅火行山上暫而不久也錯澤為咸山澤異宜而通氣也此艮為經卦之大略也其爻辭稍有類乎咸山澤異體則相感兩山同體則相礙以相礙証其不相感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天以聰明與人所以靈於萬物及乎九采亂目八音感耳天均反因而馳鶩其違禽獸不遠者未始非聰

明為之累也學人欲息動莫如止欲止莫如屏棄聞見然而聾瞽豈可稱賢未死安能滅動居至紛至賾而湛然寂然似槁木死灰而千變萬化卦以一陽包二陰空空在內閉塞在外如人反其面而但有其背五官不露內无所出外无所入覺四體百骸俱无可用反而求之不獲其身也何思何慮吾喪我也內視且不知我外視豈復見人非无人之謂雖日行其庭而不見有人也吉凶悔吝生乎動止而不動吉凶悔

吝之所不能加安得有咎　背无經營知識五臟之系懸綰於此猶震木之植根于山也震木得艮土故能發榮滋長臟府有背系故能灌濡經絡艮其背非硯然頑質不覩不聞正聰明之至也

![]（象形字）艮反見字之體指事而會意人住足而立回首以視後其所見乃背也凡欲回顧必先止足止則不動反視則非徙止矣此艮之象與義也

（象形字）背從兩人背立各不相見即借為背叛之意人面向明而背

暗即轉為南北之北小篆以其混於南北也因加肉以別之有以背為北堂如詩云言樹之背與庭相對者于象不合𦣠獲從犬從萑從又持鷹驅犬而獵得禽獸之意𦣠身從人建首次象胸腹下象兩足中一者指心為之主也爻内𦣝𦣝心限𦣠躬輔之屬皆身内之一體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反見内視必先知止而後可一陽生于震動而上行至艮而極不能不止故曰艮止也止非徒止止有其時時止固止也時而當行時行亦止也有動有静天地之常隂陽之理不失其時動静皆止非謂偏于静而求止也凡民動則淆亂静則寂滅淆亂寂滅俱黜昏迷而无智慧惟艮之行止動静隨時不爽心與天通瀫霄躋寓神靈發越其爲道也光明矣艮之道

在止止有其所所在於背外若冥頑內含靈變系五藏六府之樞紐為耳目口鼻之根原背止其所北辰居其所天人之所同也天行健而北辰居人不息而背止動以静為宗静以動為用故能得其所則能合乎時上下二卦隂敵隂而陽敵陽體雖為應不相調和不相往來是无與也兩山壁立兩人悖佇山无以通其氣人无以接其情是內不獲身外不見人而无咎 止其所即是執中用中君子而時中也止仁止

慈止孝止敬止信以至安止欽止敬止皆止之時時
乃其所也豈區區寂滅之謂哉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天下之止而不動者惟山為然兩山連峙彼此俱止
形雖密邇不相接應艮之象也人生境遇之不同富
貴賤貧莫非其位君子思所以立之飯糗茹草思不
出於畎畮登庸踐祚若故有其天位外緣如轉轂心
靜如辰樞隨至而應隨在而安无意必固我无畔援

敓義不出位者即止其所也思不出者即不失其時也　莊生慎汝内閑汝外多知為敗又云目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汝神將守形又云必静必清无勞汝形无揺汝精儘可與彖辭為注吾夫子釋以動静不失其時至此而曰思不出其位則毫釐千里莫可遯藏矣

秝　兼從又從兩禾一手而取二秉有并持之義

大立　位從大從一假立而借用之謂大人也正而所立之

處乃其位也故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其義昭然小篆加人作位以別之　恩按[seal glyph]岳之為文實山上之山兼山之象意昭昭在目小篆不達[seal glyph]為峯巒之重疊而誤以為[seal glyph]丘字殺山之高峯譌其形而繆其理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震上動極反為艮初以行而來止而不動又處最下趾之象也故為艮其趾人之將動必先乎趾雖居下體之下一身之動靜實由於此于此能止可謂止其

所矣可以无過安從有咎然而趾職惟行人難滅動
時行時止不失其正乃為可久之道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趾本動體而先止之自无躁妄之失行止以時得其
正矣趾即止彖傳艮其止止其所與此不殊正從一
從止一指上也止象人足之踐地者言人能視上為
進則而踐履之其止必正是正者原由艮止之義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下之行止在趾上之行止在股腓處其間欲行欲止不能自由雖知人之非而无拯之之術但可隨之而已然二以柔順中正豈肯樂于隨人其心有所遲滯而不快也　時行時止无心者不能知有心者知之而又不由于己隨人俯仰惡得為快　二以中正之德能止其所者拂意當前吾欲南而彼欲北志已定而事已移如輔頤所云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又豈能逆天逆命必止于其所而不還乎是心不自止而隨

人者也

快快喜也從心從夬心本太虛有事物焉以係之則為之束縛而不喜夬而去其所係喜何如哉因其心有決斷故借為快利快便之用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二之不能拯而但隨於下上之間者以三為艮主在我之上但欲出令者爾未肯退而聽命于我因其宜矣即初在我下亦動止自如非退聽者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當上下之交兩山之界三以一陽横亘于間為之防限氣隔絶而不通矣止非其所也在於人身是分列其夤之象夤腰膂脊骨之際會升降屈伸之所自由稍有窒塞則呼吸不可以接續隂陽不可以聯貫心亦虛懸无所倚託孤立而不能為主宰危厲薰炙莫可安寧矣是止也而反以動其心此告子不得勿求之學　卦由二體摩盪以成其畫則奇是塞其往來

之路也其義則止是絶其貫通之氣也其位則下體之上是去其接續之幾也兩體判然各區于三畫而不成一體之象下體至賁而畢心不在焉似乎可以漫无可否四肢百骸將為塵垢而其危厲反因下體薰蒸以上及於心欲求抱神以静其可得乎　聖人之道修巳以安百姓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故吉凶與民同患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惟此仁愛之情流行于異體之内以相濯濡艮限列夤爾為爾我為我

人自人物自物兀然枯椵朽枝生機安在

限 限從阜從艮古人之定邦域必有山川爲之表識以爲此疆彼界苟无山川之地則髙陸陵阜亦可以指示艮者止于是而反見此表識也

列 列分解骨肉之意從刀從歺歺殘骨也

夤 夤從肉從寅腰膂也或作胂寅取恭敬之意凡人之敬恖見于腰膂仰俯申取屈伸之意人之屈伸必由於腰膂

熏 薰從草從黑黑爲火氣之所成草則通徹于火氣也

虞仲翔以限為束帶處意圓而語澀偶乃束帶處限即指之是奇經八脈中之帶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人身火上水下艮其限則水不得上升火不得下降心火无腎水以相濟孤陽飛越其危至于薰灼其心失止之時失止之所其害如此

六四艮其身无咎

處限之上亦交會之際三為止主而四非正主三實

而四虛實則間隔虛則貫通能貫通一身之神氣血脈者惟在于此故以身屬之然心位也心之官則思不可以徒止故不言心而言身身止而心思行止動靜不失其時故得无咎正與艮限薰心相反止諸身者轉展屈伸无不自如上下升降无不得宜是全體相為聯絡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身者申也仰而向上故見其胸腹躬者屈也俯而向

下故見其膂脊艮背在後不屬胸腹而屬膂脊故夫子指躬以明之

躳

躳從身從吕吕者人之脊骨凡二十一節象其交貫之形腎當其第十四椎乃屈伸俯仰之處人俯則吕見躳象俯以吕指之借為律吕之用因别作膂躳又諧弓聲以指其曲背俗書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天下之事生民之身擾于動作者固多而擾於言語

者亦不少行止以時內有涵養之功外有靜默之度發而為言所謂心聲德音必秩然而有次第者也故為艮輔言序之象言語既慎无悖出无口過其悔可亡　輔頰骨之聯于上者口容止輔止則言无所出慎之又慎始能發為文章无華而不實之害修辭立誠亦此之謂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之艮輔非徒制于外也養之有素發于中而得其

正出身加民千里應之者與

上九敦艮吉

山之所以象兼者在上三以一陽覆于重土上復以一陽覆于重土使層層積累高而不危其形磅礴其氣混淪敦艮之象也天地之運會人生之行止自上古而趨衰季自孩提而至耄耋何日非澆醇散樸之事迨乎其終昔之全受者所存无幾矣益以動而爍之使薄也惟艮止之上不特无所鐫削刻剝且愈培

而愈厚益凝而益堅止時止所莫盛于此吉孰如之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躁妄輕薄靡有克終者上止而不遷培其實而增其高至終而益厚士君子學業日新月盛與山比隆傳曰敦厚以崇禮正厚終之義

震以初四為主然而四不如初雷藏地下初發者神全氣壯四之洊雷其聲散矣艮以三上為主然三不如上山覆地上上止者德峻體厚三之艮限丘陵而

巳　二當雷衝自下達上躋九陵而止九陵者山之
高者也五當君位其言自上而施下出身而加民者
也二乘初而動五承上而止　三震驚之後憮然自
失蘇蘇之狀也四安養有日反身自如艮身之義也
五往來有事二艮腓隨人義亦相類　震上索索
矍矍動將終而欲止艮初自震上而來至此而定見
其趾之方止故曰趾

䷴ 山下木上 漸

止而不能進是為槁木死灰豈有光明之道物不可終止于止之時已具進之識已克進之量益艮之止也原從震動而來歷盡天下之變故人世之喜懼得喪无足以攖其心者時而進也從容暇裕由漸而行故謂之漸漸與晉雖同為進義而其進之道不同晉為康侯直進而接見於天子故曰進也漸為女歸遲遲待聘六禮備而後進見于夫子舅姑故曰之進也之往也言將往而進也惡得與康侯等哉以之字為

衍文者未之思也其六爻皆取象于鴻者漸為女歸之卦而繼之者復為歸妹有取于奠雁之義也雁以秋分南征春分北徂往來有信長幼有序終身不再耦獨當于女歸之吉者故象特尚之卦體上木下山无水之象而漸之文有水鴻之性喜水者何也中藏有坎故也此言外之理象外之象　愚每玩鴻漸之地疑干磐陸木陵陸褋亂无序何所取義先儒雖牽强湊合多不可通為之憤悱者有日因將鴻之象事

終始紬繹幸而得逵實目前飃跡人自忽略而莫肯細求爾夫鴈之為物其往來于南北也南卑北髙卑者多水澤髙者多丘阜下卦卑象其南飛之事也上卦髙象其北翔之事也按鹽鐵論鴈作鳱禽經亦作鳱又作鵝同為鴈字張華注云秋適南方集于江干故字從干春向燕代宿于岸谷故字從岸初曰干干水涯也二曰磐磐水際之有石者也此南飛之鴻也三曰陸自南而將北漸以向髙南北之界也四曰木

五曰陵北翔之鴻也上曰陸又自北而返南漸而就卑舍陵木之棲復從南北之界也无不妙合自然聖人取象之不可忽如此

漸女歸吉利貞

為卦以山遇木止而能入木在山上其根下入本漸高入漸深艮土止其所巽木入其中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自甲拆以至干霄皆由漸以及女之歸人始于不知姓名以至宜家宜室其通以媒妁其行以

六禮得漸之義而吉矣利在固守其正无越次欲速之事蓋天下正者未有不漸不漸未有能正者也

漸 漸從水從斬言水之害物必緩而漬潤以及乎敗壞又斬為斷截天下之物惟水不可斬截為之疏決為之隄防非漸不能成也禹貢草木漸包正與山上有木漸相合轉平聲作漸磨為凡緩以相及之總稱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

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之往也漸非驟進也將往而進也如女之往而歸則吉也女進爲有家士進爲得位君子懷才抱德窮厄于下功何從而見既進得其位往何患乎无功而貪功者急于進枉已未有能正人惟進身以正則内外大小咸覿而化故可以正邦其位伊何乃九五有陽剛之德而居得其中一邦之人孰不相率而歸于正而乃止而不遷巽而不驕安静以持身和順以接物

因之而有舉動无所窒礙豈至窮盡乎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雖至高不能百尋其出乎泰華之上者由漸進也即莊生跛牂之說天下最難變化者習俗王者善人亦必畢世百年然後能漸為移易未可驟為革除驚駭人心者也故君子于是所居者賢人之德内自進修風俗隨之以遷善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斯亦由漸而臻乎此也

俗　俗習也從人從谷谷者水之所趨莫為之使而自然就下一方之水有一方之谷其曲折東西各有不同其奔放无弗同也人之習染限于方隅非有刑驅勢廹而好尚盡歸一途苟非賢智迴絶者未易振拔亦猶水之各赴于谷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初位在下東南卑濕之處鴻雁來賓之候必居水澤漸于干也鴻之夜宿長大者安居于善地幼小者警

衡而外向應時鳴號以防不測小子慮其危厲而有言之象也安不忘危可以无咎

鴻 鴻鴻鵠也從鳿從水本作鳿足矣工者徹通上下之意鳿飛達于南北故從工至南方必集于水故又加從水解者從鳥從江聲意兩失 干 干象竹木殘幹之形以其乂牙向人有可駭之義故訓犯也江河之涯為水所犯故亦謂之干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以小子而能防患有事君敬長之道孤臣孽子習與

性成義當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水際大石也鴻集于淺水倚磐石以自衛亦南來

之時也時過秋冬北方寒冽惟有層氷衰草鴻无所

飲食其來南方正草木華實稻粱被野江湖潊流方

于斯而清潔鴻就兹而飲食惟見其衎衎自得即得

其所哉之意故吉

般般辟也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運舟使般旋便辟而轉動也水際之石迅流遇之有漩洄之狀亦謂之般石後人加石作磐以別之器之圓而淺者亦謂之般後人加皿作盤以別之其實止一字爾衎衎喜貌從行從干干求也言行而遂其求鴻飛萬里以求食得食而喜悅衎之切象如此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夫子恐人之觀乎鳥而徒效其稻粱之謀惟便所趨

是養其小體者也必有不素飽者在則飲食而无愧此人所以異于禽獸也

𩜁飽厭也從食從包食之厭飫使腹果然若包裹之狀古文從保作𩜁言保赤子者當時其飲食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陸高平地也南北之界旱非水澤高非岸谷春分之際鴻將北徂矣先漸于陸大約鴻就食南方其身肥大不能高舉多為網羅矰繳所及有夫征不復之象

鴻卵鷇于北南非孳尾孚伏之時有婦孕不育之象是鴻之南也如人旅處實排其性而凶然防護之密如御蘆晝飛廵警夜備有利禦寇之象

孕懷子也從人從子會意而象形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何以言夫征不復乎葢以鴻之遺弓矢而為鷁鷁者有之矣羅擒捎而為贄奠者有之矣是則離其羣類

者也醜類也又奚取于婦孕不育乎鴻卵伏于北令未離夫南也是失其生育之道即孕亦不育況必不孕乎彼鴻之羈旅其凶亦已甚矣獨可用以禦寇者豈不以鴻性順序羣居順擾背賤長幼晝然有定分晝夜慮患以相保守可得免於外侮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鴻至此而北返矣乘巽風而往翺翔已高不能得水澤之美則將棲于林矣其貴而長者自居於高大之

木其賤而幼者則或居于旁枝之桷桷木之小者言僅可中榱桷之用自兹以往日遠于患害故无咎

桷

桷榱也從木從角方椽曰角榱者順茅瓦使下垂有似乎草衣椽者緣屋邊周圍而溜下桷者如獸之角出乎檐際借為木之卑柯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惟能順其貴賤長幼之序故萬里長征而不擾亂觀其卑幼之退處于桷亦見其順巽矣巽入也猶進也

言順其次序而飛集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西北少水澤多陵阜鴻之北去則有時而漸于陵矣婦指二也五與二為正應二在于下相阻南北鴻不瀆配故三歲不孕自五至二凡三位為三歲之象雖有間隔之憂究無變志終莫得而勝之者有若是之誠信自能獲吉

䕻莫日且冥也從日從茻茻象日在艸莽之中平旦

與昏冥之時也枝之東尚早枝之杳尚遲事物无從分别未當有為故借為不可之詞讀木各切入聲俗以其借專反加日作暮而日並用不成字矣勝勝任也從力從朕力藏于身而不見然幾微之兆自能覺之量其力始能任其事而過于常人也即陳力就列之意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有以勝之則其願不堅終莫之勝吉其誠信足格鬼

神而得所願　以長女配少男有老婦士夫之象不成生育者也三孕不育五三歳不孕失少長之義也故男女莫正于咸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之陸即三之陸也極乎北而又南矣中土之人想望其羽翰高潔可以佐君子之禮儀為用也大矣吉孰如之　鴻去而氷泮桃夭落矣非于歸之時鴻來而霜降至矣為昏取之期故吉士淑女待其羽之至

以為儀文也先儒改陸為逵以叶儀韻恐三百八十四爻不叶韻者尚多何能盡改或謂上高于五逵高于陵義亦有當是不知漸之上將反為歸妹之初上極必下易之道也又逵不可象上鴻之漸干漸磐時豈遂不飛向雲霄乎聖人取象必无可東可西者況逵本逵道之名解作雲逵亦屬杜譔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夫鴻之可用以為儀文者豈徒用其羽哉貴其往來

之信長幼之序夫婦之别秩然不可亂爾聖王取之以表登降揖遜之禮文斷有在也

䷵ 兌下震上 歸妹

由漸而進必將有棲泊之處是其歸也故曰進必有所歸漸進為女歸之吉巽長女其進漸兌少女其歸妹也女子謂嫁曰歸妹者少女之稱為卦雷澤相遇雷從地出已達于天其聲不止澤已下施猶浸淫接續无有開霽之期正詩云曀曀其陰虺虺其雷之象

也迅雷急雨稟氤氳之全氣來既敏疾去亦明爽少年之血氣即人物之真情餘雷不息微澤綿緜隂陽之氣散和暢者變而成慘悽老夫女妻其發生乃所以速其揺落長男少女不得為妻而為妾媵以長男而暱幼女斷為身禍幼女而附長男必屬嬖幸以悅而動必循情以違禮二四爻陽不當位三五爻隂不當位男女相從俱有不正之象天下之事凡悅以動未有能正歸妹尤其大者故夫子有終敝之戒

爻皆嫁女之象中為貴剛為徳正應為嫡偶下體无
正應者為妾上體无應者為不成婚卦本不善而爻
辭不至於大惡者何也此但言其歸妹之始而未及
為婦成家之事象傳人之終始象傳永終知敝目前
之禍福未形而先幾之朕兆當謹

歸妹征凶无攸利

少女從長男為說以動未見男之下女也歸妹者女
待聘而行乃為正嫡六禮未備而往娣于奔矣是征

則凶无所利也故爻辭多有妾象

歸妹 歸從止從帚止者居其所而不去之義帚者婦人之事箕帚之謂也言去父母止于夫子之家以成婦道也妹從女從未未者木葉茂盛而蔽日月之光女之幼穉蒙昧而不明者也小篆加𠂤古堆字作

歸 諧聲言人所歸之處必有積聚如餱糧之類是也實覺騈拇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

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夫婦之道陰陽配合固為天地之大義豈髙卑貴賤而循有異乎柔懦孱弱之女婚不以時或使為妾媵而幽閉于王公之宮室不得遂其生生之和即此已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也歸妹乃女道之終婦道之始因說以動則先有情意于其間動與止相反後將有變遷之虞長少年不相若婚不以時以說而動

義或未正禮不必備以色不以德非夫婦之配偶妾媵之象所歸者乃妹也初上本末置之不論中四爻皆居不得其位褻亂不正是以往而見凶男慕女之少艶女樂男之承巳三柔乘二剛五柔乘四剛男婦言是聽女牝雞司晨何利之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發聲而澤降動于下而應于上二氣相感而萬物生育澤既施于下矣雷既達于上矣天地絪緼之氣

已涣散而不醇雷尚殷殷作空中之響則陽氣發越殆盡而无餘蘊澤將緜緜不息浸淫无已澤上有雷之象也君子觀此知聖人命歸妹之深義懼人世之老夫少妻亦猶是也其始也欲動情說此不崇朝之計豈能存事後之慮乎盍亦思居室之永久而竟其所終長男少女其敝有不可殫者三代之亡俱以女禍不永其終不知其敝爾君子所以不妄動而難說也 夫婦之道不可不恒久永終亦是恒久之意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以九居初賢而在下之女也上无正應在歸妹之時為娣娣者媵嫡者也以娣從嫡而歸人位卑居正无邪媚之嫌无專決之事跛者倚几而履娣從嫡而行謙慎敬畏以此而往得女子之吉　諸侯一娶九女言娶一國之女以娣姪從二國媵之亦各以娣姪從也二五正應為男女之正配初與三其娣姪也是亦就禮傳而論爾一娶九女已為濵色未必為周公之

制若夫周禮偽書益不足論矣　无應于上非正配之象也在二之下從嫡之象也剛而且正質性賢良為娣而倚嫡以行不敢自用者也

娣　娣女弟也從女從弟女之歸人以其女弟從即謂之娣也對兄為弟對嫡為娣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句相承也吉句

歸妹而媵以娣亦國君之常爾亦君夫人之常爾非叚事也故曰以恒也特歸而有娣奪嫡者矣有嫡虐

娣者矣種種非常之事俱從此始所以匹夫匹婦之家男女之禍少而王公之宫嫡庶之禍比比而見也原其故多起于娣不能承嫡每欲專制自行跛能履之吉以其能敬慎謙卑不敢自行行必相承乎嫡也可无敝而恒久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此爻亦不當位雖有目而不明然能舍巳之所短而用人之所長則眇者能視矣前有六三以相之後有

初九以持之娣姪輔嫡之象也處得其中外无歆羡不以喜說隨人而動豈虞暗桼顛蹶之患哉利在幽人之守正爾所謂不見可欲其心不亂者也　諸爻俱有歸妹之辭二獨无之為嫡可知此眇視跛履與履卦不同履三盩言本眇者而自能為視本跛者而自為能履故禍患隨之此言雖眇矣而能視雖跛矣而能履若不病其眇與跛焉者正自用用人之謂與聖人以嫡妾同居一室同事夫子本可相助為理初

以妾承嫡二以嫡畜妾兩得倚輔何患乎終敝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常即初之恒即君子之永終咸繼以恒家人行有恒齊家之道莫善于恒常可久之事莫善于幽人古今烜赫豪華未有久而能繼者幽人處約以為常處盛而不變信可久齊家之法則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須附頤以動三為說主不中不正據二之上比四之

動主彖傳說以動者實在于此上无正應宜須遲以待禮乃可云歸妹今以說從動反其女歸之道奔則妾也但可云娣爾　三說四動爲兩體之交宜乎易合何以三須四遲若是其難合與豈非四震上往三澤下降其運合之處原背道而馳者乎天下事之成否遲速無論大小莫不有命存乎其間君子勉爲君子小人徒作小人豈特歸妹爲然哉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上非正應四不下交未當歸妹之時也非須不可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霜降以後氷未泮以前為婚嫁之期九四震體雷已發聲是歸妹而愆期也雖為動主而無正應能以禮自守遲其歸以俟時可謂制動以静持身以道者

愆

愆過也從心從衍衍有寛廣之義寛廣則心之所應者多不能分寸而中節有過有不及也期期會也從月從其月行一月一周天至合朔之時與日

相會為一月之始朞其者朞也古文從日從朞作㫷日行一歲一周天為冬至一歲之氣候无不朞于冬至也轉聲為期年之朞義同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人患不立志苟有志豈肯妄動以取辱欲速以求成常人以愆期為失時失時者因循怠惰之謂四之愆期則有志以待時時至而行其志者也

遲待竢也從彳從寺寺者執守之意行貴疾速執

守而不往是有所䞈候而然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卦為歸妹惟取嫁女之象五君位而歸妹是帝乙下嫁也不敢以天子之富貴驕其夫帝乙之歸妹是矣文有中德以莊敬節儉自處不事服飾之華麗故其小君之袂反不如其娣之袂為良娣以袂為良君以德為盛月以配日望則盈消與日相敵謙謹之至者不敢為望而僅如幾望焉歸妹之最吉者也　帝乙

殷之賢君作成湯者非也

詩秋衰也袖圓如環有缺以出手有似乎玦故從衣從夬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女承納幣之筐无有玄黄之實士刲告廟之羊无血以薦祭為禮不誠死麕死鹿纖穠章聞豈能用牲幣以成婚禮長男少女說以動迨其終而徼見故无攸利與彖辭同

匚筐受物之器象形籀文作匚象編織重疊形小篆加玉以指所藏之物加竹以指其質轉展增加而贅累益甚矣

刲 刲刺也從刀從圭圭與刀其首皆剡銳所以刀圭並稱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震以隻奇承兩偶而仰于外上六當其口下无所應象一虛筐而已何以成禮乎　震之筐女承之而无實兌之羊士刲之而无血始以說動本无有誠信于

兩家逮其終而各見其歟罔君子所以貴先幾也

漸與歸妹往來俱取象於女歸漸少男長女在女有色衰愛弛之懼六爻以鴻為象鴻不瀆配男止而不遷女巽而順事故爻多美辭然女長于男究非佳耦不孕不育實由此也歸妹少女長男傷身禍家不見于爻象維見于永終知敝之一語爻象則多以女子守正為訓女先説而男後動豈男下女之禮乎妾媵而已五為帝女无妾媵之理象猶言娣袂其他可類

推易位爲隨蠱隨象君臣蠱象父子不取男女之義隨以少隨長蠱以長惑少猶有不正之嫌于言外觀象者審之

周易象辭卷十五